

傻子旅行

譯訓正劉 著原溫吐克馬

光明書局印行

少年文學叢刊

傻子旅行

Mark Twain 著

劉正訓譯

目次

原序

作者

代序

鐸聲

一 遊歷程序

七

二 討論路線

一四

三 拔錨開船

一八

四 葡萄牙風光

二三

五 亞速爾羣島

三〇

六 地中海要塞直布陀羅

三六

七 純粹外國風味的坦支爾

四四

八 世界第二古鎮

四八

九	到了馬賽……………	五三
一〇	巴黎的屠場——理髮店……………	五九
一一	非教你化冤枉錢不可……………	六四
一二	屍身陳列所……………	六九
一三	法蘭西國葬區域……………	七三
一四	凡爾賽離宮……………	七六
一五	熱那亞……………	八一
一六	米蘭的大禮拜堂……………	九一
一七	最後的晚餐……………	一〇〇
一八	自加麥的鐵鉤故事……………	一一一
一九	威尼斯的月夜……………	一二三
二〇	多如牛毛的聖像……………	一三五

二一	弗羅倫斯	一四三
二二	羅馬的名勝	一五一
二三	離奇的墓穴	一六一
二四	用人骨做裝飾的修道院	一六七
二五	上維蘇威火山	一七三
二六	被火山埋藏過的古城邦貝	一七八
二七	月夜偷遊雅典	一八四
二八	君士坦丁	一九二
二九	以弗斯	一九九
三〇	耶路撒冷的聖墓	二〇五
三一	亞力山太利亞	二一四
三二	歸途	二二一

原序

這是一本遊記。倘若這本書是科學遠征的記錄，照例文字應當寫得深奧一點，才合體裁。但我寫這本書，不過將漫遊中我自己所看到的歐洲和東方的情形，隨便記錄下來，說是偏見也可以，然而決不是抄襲老文章。我不願意因為自己在外面遊歷了一次，便誇張海外是怎樣的新奇有趣——別人或許如此，我却以為不大需要；因此即使偶然想誇張一下，但結果終於把原來的念頭打消。

我也不打算向讀者致歉，說這本書怎樣的不合遊記的體裁——因為我並沒有帶了主觀見解去觀察一切，我寫作的態度至少是誠實的，至於好壞，那是另一問題了。

本書材料大部分採自我替舊金山阿爾泰·加尼福尼亞日報 (Daily Alta California) 紐約講壇報 (Tribune) 前鋒報 (Herald) 所寫的通訊，并此聲明。

著者

代序

在這裏，我想不再介紹馬克吐溫的生平，因為趙景深先生在孤兒歷險記的代序上已經講得夠詳細了。現在，我祇想說幾句關於本書的話。

誰都公認馬氏的作品是以嘲諷為主體，幽默作襯托的，這部傻子旅行（*The Innocents Abroad*）便是使他獲得幽默小說家尊稱的書——嘲笑英國人的風俗習慣——他攻擊封建制度的罪惡和武士道，嘲諷過去和現在的人類社會；他實在是一位有力的社會革命家，他最痛恨的便是舊時代和新時代的虛偽。

本書是冊節譯本，據譯者劉正訓先生說，所以刪節的原因是：求其節省篇幅，減輕讀者的負擔和時間。去其沉悶的理論，撮取精華，但又不失內容的主題為原則。

我們假如把本書當作不比尋常的小說讀，自然是不在話下，但是用來作為少年們的外國地理參考書，那也恰到好處，這是我讀了原稿之後的一些感悟。

鐸聲

寫於三十七年七月

一 遊歷程序

某日，有人在紐約發起遊歷歐洲和耶路撒冷的運動，因為是創舉，所以當時就哄動全國，報紙都搶着刊載消息，民間都引為談話資料。本來，那一次遊歷的規模很大，跟平時的遊覽性質不同，這無怪人們認為空前絕後。參加那一次遊歷的人，不是坐了小艇，伴同許多青年男女，帶些鵲餅，油煎餅一類的食品，遇到風景優美的場所，便停了小艇，走上岸去，在那碧綠的草地上，狼吞虎嚥，隨意談笑，把長日的夏天消磨過去；但是，這次却是坐了大汽船，升旗鳴砲，遠渡重洋，拜訪若干歷史上著名的勝地！他們在輕風吹拂的大西洋和日光似火的地中海上航行；在甲板上奔跑，船上充滿了喧嘩和笑聲——在煙囪影子底下看看小說，唸唸詩，或者憑着欄干，看水母，鸚鵡螺，鯊魚，鯨魚等千奇百怪的海中怪物；夜晚到上層甲板上去作露天跳舞，上面覆蓋着黑沈沈的蒼穹，四面沒有燈，但那星星和飽滿的月亮是再合式沒有的燈——跳舞啦，散步啦，抽煙啦，唱歌啦，都可以；甚至談情說愛，

挽着愛人的手臂，指點大杓星的所在的方向；總而言之，全是新鮮的事情，決不使人感覺一些壓倦；他們可以看到二十個國家的艦隊——二十個國家的奇裝異服和風俗——這許多國家是大國，在世界上佔有極重要的地位——他們可以和政府要人，富豪紳士，作友誼的談話！

發起這種遊歷實在是大膽的嘗試；沒有天才的頭腦決不能想得出。事前曾經好好的宣傳了一下，但宣傳可說是多餘的：像這樣具有誘惑性的空前盛舉，在美國已經家喻戶曉了。凡看過遊歷程序的人，誰不想參加呢？我姑且把牠抄在下面。可以把牠當做一幅很好的地圖。倘若用作本書的索引，也是再好沒有的。

遊歷程序：

凡簽名參加而經過本團審查合格的旅客，請注意左列遊歷程序。

頭等汽船一艘，能載艙客一百五十人，這次審查合格的旅客至多不會超過一百人，裝客不及原額四分之三，故輕鬆舒適，決無擁擠的毛病。而且旅客都是經過挑選的上等

人，我們相信他們經過相當時期之後，就會結成親密的友誼的。

船上特備圖書館和樂器，凡是必需的安慰和享受，應有盡有。

船上特聘有經驗的音樂師一人。

離開紐約的時期大概是六月一日，採取最舒適的航線渡過大西洋，十天之內便可通過亞速爾羣島，到達聖·邁克爾。那裏風景很好，停靠一兩天，繼續航行，三四天內可以到直布陀羅。

直布陀羅要塞和地下堡壘，事前都已接洽，妥當屆時定可特許參觀。

從直布陀羅東行，沿着西班牙和法蘭西兩國的海岸，三天可到馬賽。馬賽是地中海唯一的藝術港，在耶穌誕生前六百年已經成爲有名的城池，和巴黎里昂相距不遠。在里昂，可以看到積雪如銀的勃朗峯和亞爾卑斯。旅客如果願意到那兩處去，可取道瑞士，至熱那亞集合，仍搭原船。

從馬賽到熱那亞，只要一夜。那裏宮苑林立，城外十二哩，有哥倫布的故居；這位大探

險家便誕生在此。又有拿破崙一世建築的大道，很值得一觀。旅客如果要到帕馬（以達科勃佐的壁畫馳名），可坐火車到勒格渾，乘搭原船。

從熱那亞還可到比薩看斜塔；到盧加泡溫泉浴，看古羅馬的圓形戲場；到弗羅倫斯算是最遠，但有火車可乘，不過六十哩。

從勒格渾到那不勒斯，約需三十六小時，全程經過意大利海岸，距離喀普里厄科巴科西嘉都很近。倘若時間允許，還可往訪加里波的故居。

羅馬赫鳩婁尼恩邦貝維蘇威都可去，也可去看古羅馬大詩人味吉爾的墳墓。

從那不勒斯一夜可到西西里的巴勒摩，停泊一天。

沿着西西里的北海岸，通過伊奧利恩羣島，可以望見兩座活火山，斯特魯坡和赫克尼亞。繼沿意大利海岸航行，克里特隱約可見，兩三天可到雅典。從雅典出發，四十八小時可到達君士坦丁堡。

離了君士坦丁堡，橫渡黑海，二十四小時到塞巴斯拖堡和巴拉克巴瓦；兩三天到士

麥那。

從士麥那到耶路撒冷，繼到佐帕，最後到亞歷山大利亞。那邊古蹟很多，有凱撒的皇宮，龐培的紀功石柱。開羅相去一百三十哩，有火車可通，幾小時便到，金字塔是最有名的古蹟。還有約瑟的倉庫也值得一看。

從亞歷山大利亞開始歸程，經過馬爾太，到西班牙的名城味涅西亞，沿途風景妙絕，隨處有豐盛的果園，味雋價廉，世界上沒有再比這些地方更好的去處。

從味涅西亞沿西班牙海岸繼續我們的歸程，重新回到直布陀羅，約需二十四小時。再三天可到馬得拉，停泊一兩日，乘着貿易風起的時候開船；那地方氣候溫和，雖然有風，但是微微的，並不劇烈，海面上不至於有什麼大的風暴。

百慕大是旅程中最後的一站，從馬得拉去約十天可到。在那邊暢遊一番，興盡而歸，約三天便可回到紐約。

我們已經得到歐洲許多著名團體的贊助，歡迎我們前去觀光，又有許多人準備參

加。

旅客在船上和在家內一樣的方便，倘若生病，有的是醫生看護，還有許多可愛的朋友在四周。

半途倘遇染疫港口，例不停靠，但另有名勝的地方，船是可以去的。每一旅客收費一二五〇元，在船上的膳宿都由船上供給，不另取費。旅客購買的東西和紀念物品，免費裝運，不收水腳雜費，小賬隨意。旅客陸上的費用，大約每天五塊金元，足夠化用了。經半數以上的旅客投票決定，遊歷的路線可以變更，也可以延長。

遊歷團團長 C · C · 鄧肯

華爾街一一七號，紐約。

像這樣的遊歷程序有缺點嗎？有什麼地方需要修改，使牠更善更美一點嗎？沒有。即使腦筋最靈的人也不會發現有什麼缺點。巴黎！意大利！維蘇威！耶路撒冷！多麼動人的地

方歐洲人贊助參加——染疫港口例不停靠——船上有音樂家——膳宿由船上供給——誰看了牠不生羨慕的心思呢？我連忙走到華爾街，預繳了十分之一的旅費，因為有熟人介紹，免去審查手續，隨後將一切費用繳清。我就做了一個遊歷團的團員。參加遊歷固然很榮幸，最難得的却是像我這樣的一個平凡人物，竟能通過審查的關口，我於是覺得自己也漸漸偉大起來了。

不久，又接得旅行團通知，請旅客自備輕便樂器，馬鞍，太陽眼鏡，面巾等用品；船上雖有完備的圖書館，但旅客能自備聖經和一些遊覽指南一類的書籍，更為歡迎。

旅客當中本有許多名人。財政部亨利·華德本是團員一分子，後因公務羈絆，臨時退出。陸軍上將西門很想參加，因為時局緊張，不得不取消原定的計畫。某一位著名女伶已在旅客簿內簽了名，但被要事阻礙，不能去了。這突然的變化，使盛舉大大的減色，我們的高興打了折扣，但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開羅，親密的友誼，這許多名詞老在腦海內盤旋，把熱情重復燃燒起來，我們對於遊歷程序始終是滿意的啊。

二 討論路線

二月裏某一天，我偶然跑到華爾街一一七號，查問什麼時候可以開船，旅客大概有多少，聲請參加而審查落選的有多少人——這許多不幸的人們，一定懷着失望的心境，走上他們的歸途。我打聽到船上所備的鋼琴和樂器，是市場上最好的貨色，我覺得高興。旅客中有四位牧師，六位醫生，十七八位婦人，好幾位名望很高的軍人和大學教授，還有一位「美國遊歷世界專員」，銜名炫赫，我覺得足以自豪。我趕上這樣的盛舉，怎能不快活呢？

每一個紐約人都在討論遊歷的事情，大家都在準備到歐洲去——我也到歐洲去。大家都想到巴黎去，見一見世面——我也到巴黎去。我曾經碰到一位白魯奇先生。這位先生是那麽好的脾氣，遇見人總是笑嘻嘻的，有說有笑，不過他或許有些神經過敏，他以爲全國的人都準備捲了舖蓋，往歐洲去遊歷；所以他和我見面的時候，大部分時間是用

在討論遊歷上。有一天，我們跑到百老匯，他在店家買了一塊手帕。店家沒有零錢找。白先生說：

『不妨事，你既然沒有找頭，手帕錢我到巴黎的時候還你，也是一樣。』

『先生，我是不到巴黎去的。』

『爲什麼——怎麼會不去？』

『我是不到巴黎去的。』

『不到巴黎去！那麼你到那一國去呢？』

『都不去。』

『你就老蹬在這裏嗎？』

『是的。我蹬在這裏過一個整整的夏天。』

自先生啞口無言，從身邊取出零頭錢，付了賬，走出店門——滿腹委屈，異常不高興。

跑到街上，他打破了沈寂，對我說：『這傢伙騙人！』

白先生跟我同住在一個艙內。我們的艙在船輪附近，說小不小，裏面放得下兩張鋪位，旁邊是衣櫃，櫃上有皮墊，可以當沙發，又可以放東西，一舉兩得，經濟實惠；可惜此外不能再有什麼陳設，有時候，倘若我們兩個人同時轉身也有些爲難。但是作客和居家不同，這樣的房間，已經夠冠冕堂皇了；在我，是認爲滿意的。

船終於決定在六月某一個星期六開。

那一天下午，我準時上船。一切都在熱鬧和忙亂中。碼頭上擠滿了車子和人；艙面堆滿行李；旅客全是行裝打扮，在大雨裏東張西望，像落湯鷄一般；旗子挂在桅燈下面，給雨淋濕了，沒精打采的，看了教人喪氣。

後來，汽笛嗚嗚的叫了起來，耳邊聽得隆隆的響聲，送行的人蜂擠到跳板上——船的輪子在動——空前盛舉的遊歷已開始了！送行的人濕淋淋的在碼頭上發出微弱的歡呼；我們在滑得打跌的甲板上，很斯文的向他們打招呼；旗子像甦醒過來，伸了一下懶腰，但不久又垂下了，還是有氣無力的孤令令的吊在那裏。岸上的禮砲響了——我們